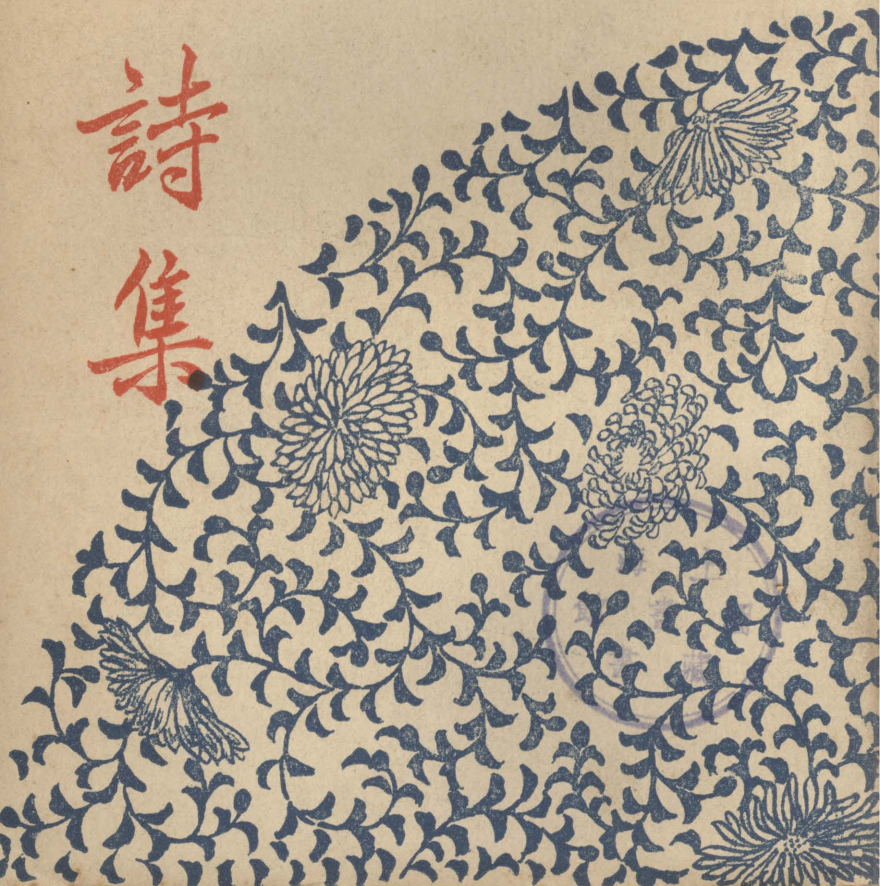


冰
心
詩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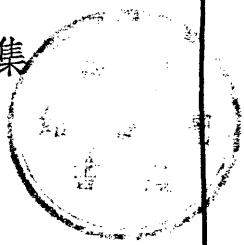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0478B

冰心著作集之三

冰
心
詩
集



開明書店印行

冰 心 詩 集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四版

每册定價金圓八角四分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著作者

冰 心

有 著 者 權 不 准 翻 印

詩 (148 P.) W (2.80)

自序

我從來沒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為我覺得：一，如果一個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風，使讀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後，願意能讀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着讀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這一點上，我向來不敢有這樣的自信。二，或是一個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和質上，都很可觀。他自己願意整理了作一段結束，這樣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現在還未到中年；作品的質量，也未有可觀；更沒有出全集的必要。

前年的春天，有一個小朋友，笑嘻嘻的來和我說：「你又有新創作了，怎麼不送我一本？」我問是那一本。他說是冰心女士第一集。我愕然，覺得很奇怪！以後聽說二三集陸續的也出來了。從朋友處借幾本來看，內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創作。而選集之蕪雜，序言之顛倒，題目之變換，封面之醜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上面印着上海新文學社，或是北平合成書社印行。我知道北平上海沒有這些書局，這定是北平坊間的印本！

過不多時，幾個印行我的作品的書局，如北新開明等，來和我商量，要我控訴禁止。雖然我

覺得我們的法律，對於著作權出版權，向來就沒有保障，控訴也不見得有效力。我卻也寫了委託的信，請他們去全權辦理。已是兩年多了，而每次到各書店書攤上去，仍能看見紅紅綠綠的冰心女士種種的集子，由種種書店印行的，我覺得很奇怪。

去年春天，我又到東安市場去。在一個書攤上，一個年輕的夥計，陪笑的遞過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續編來，說：「您買這麼一本看看，倒有意思。這是一個女人寫的。」我笑了，我說：「我都已看見過了。」他說：「這一本是新出的，您翻翻！」我接過來一翻目錄，卻有幾段如我不知道為你灑了多少眼淚，安慰，瘋了的父親，給哥哥的一封信等，忽然引起我的注意。站在攤旁，匆匆看了一過，我不由得生起氣來！這幾篇不知是誰寫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讓我掠美了！我生平不敢掠美，也更不願意人家隨便借用我的名字。

北新書局的主人說：禁止的星文上去了，而禁者自禁出者自出！唯一的糾正辦法，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出一部真的全集。我想這倒也是個辦法。真的假的，倒是小事，回頭再出一兩本三續編，四續編來，也許就出更大的笑話！我就下了決心，來編一本我向來所不敢出的全集。

感謝熊秉三先生，承他老人家將香山雙清別墅在桃花盛開，春光漫爛的時候，借給我們。使我能將去秋欠下的序文，從容清付。

雄偉突兀的松幹，撐着一片蒼綠，簇擁在欄前。柔媚的桃花，含笑的掩映在松隙裏，如同天真的小孫女，在祖父懷裏撒嬌。左右山嶂，夾着遠遠的平原，在清晨的陽光下，擁托着一天春氣。石桌上，我翻閱了十年來的創作；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都奔湊到眼前來。我覺得不妨將我的從未道出的，許多創作的背景，呈訴給讀我「全集」的人。

我從小是個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東山的海邊上。三四歲剛懂事的時候，整年整月所看見的：只有青鬱的山，無邊的海，藍衣的水兵，灰白的軍艦。所聽見的，只是：山風，海濤，嘹亮的口號，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單調，使我的思想的發展，不和常態的小女孩，同其徑路。我終日在海隅山陬奔遊，和水兵們做朋友。雖然從四歲起，便跟着母親認字片，對於文字，我卻不發生興趣。還記得有一次，母親關我在屋裏，叫我認字，我卻掙扎着要出去。父親便在外面，用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子，嚇唬我。可是從未打到過我頭上的馬鞭子，也從未把我愛聽的霹靂嚇唬回去！

颼風下雨，我出不去的時候，便纏着母親或奶娘，請她們說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織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聽完之後，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時我已認得二三百個字，我的大弟弟已經出世，我的老師，已不是母親，而是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愛聽故事，便應許在我每天功課做完，晚餐之後，給我講故事。頭一部書禱的，便是三國志。三國的故事比「牛郎織女」痛快得多。我聽得晚上捨不得睡覺。每夜總是奶娘哄着，脫鞋解衣，哭着上牀。而白日的功課，卻做得加倍勤奮。舅舅是有職務的人，公務一忙，講書便常常中止。有時竟然間斷了五六天。我便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書桌邊徘徊。然而舅舅並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終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國志來看，那時我才七歲。

我圖圖吞棗，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許多字形，因着重複呈現的關係，居然字義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興趣，一口氣看完三國志，又拿起水滸傳，和聊齋志異。

那時，父親的朋友，都知道我會看三國志。覺得一個七歲的孩子，會講「董太師大鬧鳳儀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親帶我到兵船上去，他們總是把我抱坐在圓桌子當中，叫我講三國。講書的報酬，便是他們在海天無際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說。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說部。如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之類。從船上回來，我歡喜的前

面跳躍着；後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說，笑着，跟着我走。

這時我自偷偷的也寫小說。第一部是白話的落草山英雄傳，是介乎三國志，水滸傳中間的一種東西。寫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為「金鼓齊鳴，刀槍並舉，」重複到幾次，便寫得沒勁了。我又換了聊齋志異的體裁，用文言寫了一部夢草齋志異。「某顯者，多行不道，」重複的寫了十幾次，又覺得沒勁，也不寫了。

此後便又儘量的看書。從孝女耐兒傳等書後面的「說部叢書」目錄裏，挑出價洋一角兩角的小說，每早送信的馬夫下山的時候，便託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書店明善書局（？）去買。——那時我正學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時，先生便批上「賞小洋一角」。爲要買小說，便努力作文——這時我看書着迷了，真是手不釋卷。海邊也不去了，頭也不梳，臉也不洗；看完書，自己喜笑，自己流淚。母親在旁邊看着，覺得憂慮；竭力的勸我出去玩，我也不聽。有一次母親急了，將我手裏的聊齋志異卷一，奪了過去，撕成兩段。我越趨的走過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齋來又看，逗的母親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會會員。常常有朋友從南邊，或日本，在肉鬆或茶葉罐裏，寄了禁書來。如天討之類。我也學着他們，在夜裏無人時偷看。漸漸的對於國事，也關心了，那時我們看的報，是

上海神州日報，民呼報。於是舊小說，新小說，和報紙，同時並進。到了十一歲，我已看完了全部「說部叢書」，以及西遊記，水滸傳，天雨花，再生緣，兒女英雄傳，說岳，東周列國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歡的是封神演義。最覺得無味的是紅樓夢。

十歲的時候，我的表舅父王筆逢先生，從南方來。舅舅把老師的職分讓給了他。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談了幾句話，便對父親誇我「吐屬風流」。——我自從愛看書，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對聯；天后宮，龍王廟的匾額，碑碣；包裹果餅的招牌紙；香煙畫片後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記得爛熟。這些都能助我的談鋒。——但是上了幾大課，多談幾次以後，表舅發現了我的「三教九流」式的學問；便委婉的勸誡我，說讀書當精而不濫。於是我的讀本，除了國文教科書以外，又添了論語，左傳，和唐詩。（還有種種新舊的散文，舊的如班昭女誡，新的如飲冰室自由書。）直至那時，我才開始和經詩接觸。

筆逢表舅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好先生！因着他的善誘，我發瘋似的愛了詩。同時對於小說的熱情，稍微的淡了下去。我學對對子，看詩韻。父親和朋友們，開詩社的時候，也許我旁聽。我要求表舅教給我做詩，他總是不肯，只許我做論文。直到我在課外，自己做了一兩首七絕，呈給他看，他才略替我改削改削。這時我對於課內書的興味，最為濃厚。又因小說差不多的已都看

過，便把小說無形中丟開了。

辛亥革命起，我們正在全家回南的道上。到了福州，祖父書房裏，滿屋滿架的書，引得我整天黏在他老人家身邊，成了個最得寵的孫兒。但是小孩子終是小孩子，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和姊妹們接觸。（我們大家庭裏，連中表，有十來個姊妹。）這胭脂弄粉，添香焚麝的生活，也會使我驚異沈迷。新年，元夜，端午，中秋的燭光燈影，使我覺得走入古人的詩中！玩的時候多，看書的時候便少。此外因為我又進了幾個月的學校，——福州女師——開始接觸了種種的淺近的科學，我的注意範圍，無形中又加廣了。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全家又跟着父親到北京來。這一年中沒有正式讀書。我的生活，是：弟弟們上課的時候，我自己看雜誌。如母親定閱的婦女雜誌，小說月報之類。從雜誌後面的「文苑欄」，我才開始知道「詞」，於是又開始看各種的詞。等到弟弟們放了學，我就給他們說故事。不是根據叢書，卻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將我看過的新舊譯著幾百種的小說，人物佈局，差來錯去的胡湊，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們，聚精凝神，笑啼間作。

一年中，講過三百多段口開河的故事。寫過幾篇從無結局的文言長篇小說——其中我記得有一篇女偵探，一篇自由花，是一個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後，一九一四年的秋天，我便進了北

京貝滿女中。教會學校的課程，向來是嚴緊的，我的科學根柢又淺；同時開始在團體中，發現了競爭心，便一天到晚的，儘做功課。

中學四年之中，沒有顯著的看什麼課外的新小說。（這時我愛看筆記小說，以及短篇的舊小說，如虞初志之類）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識，同時以著基督教義的影響，潛隱的形成了我自己的「愛」的哲學。

我開始寫作，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那時我在協和女大，後來併入燕京大學，稱為燕大女校。——五四運動起時，我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國醫院養病，被女校的學生會，叫回來當文書。同時又選上女學界聯合會的宣傳股。聯合會還叫我們將宣傳的文字，除了會刊外，再找報紙去發表。我找到晨報副刊，因為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是晨報的編輯。那時我才正式用白話試作，用的是我的學名謝婉瑩，發表的是職務內應作的宣傳的文字。

放園表兄，覺得我還能寫，便不斷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幾種新出的雜誌，給我看。這時我看課外書的興味，又突然濃厚起來，我從書報上，知道了杜威，和羅素；也知道了托爾斯泰和太戈爾。這時我才懂得小說裏是有哲學的，我的愛小說的心情，又顯著的浮現了。我蘊釀了些

時，寫了一篇小說兩個家庭，很羞怯的交給放園表兄。用冰心爲筆名。一來是因爲冰心兩字，筆畫簡單好寫，而且是瑩字的含義。二來是我太膽小，怕人家笑話批評；冰心這兩個字，是新的，家看到的時候，不會想到這兩字和謝婉瑩什麼關係。

稿子寄去後，我連問他們要不要的勇氣都沒有！三天之後，居然登出了。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創作，覺得有說不出的高興。放園表兄，又竭力的鼓勵我再作。我一口氣又做了下去，那時幾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問題小說，如斯人獨憔悴，去國，莊鴻的姊姊之類。

這時做功課，簡直是敷衍！下了學，便把書本丟開，一心只想做小說。眼前的問題做完了，搜索枯腸的時候，一切回憶中的事物，都活躍了起來。快樂的童年，大海，荷槍的兵士，供給了我許多的單調的材料。回憶中又滲入了一知半解，膚淺零碎的哲理。第二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一——的作品，小說便是國旗，魚兒，一個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無限之生的界線，問答詞，等等。

談到零碎的思想，要聯帶着說一說繁星和春水。這兩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無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話，我要傾吐出來了。繁星，春水不是詩。至少是那時的我，不在立意做

詩。我對於新詩，不瞭解，很懷疑，也不敢嘗試。我以為詩的重心，在內容而不在形式。同時無韻而冗長的詩，若是不分行來寫，又容易與「詩的散文」相混。我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着看太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他的形式，來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時候，是在「新文藝」欄內。登出的前一夜，放園從電話內問我：「這是什麼？」我很不好意思的說：「是小雜感一類的東西……」）

我立意做詩，還是受了晨報副記者的鼓勵。一九二一年六月廿三日，我在西山寫了一段可愛的，寄到晨副去，以後是這樣的登出了，下邊還有作者的一段按語：

可愛的，

除了宇宙，

最可愛的只有孩子。

和他說話不必思索，

態度不必矜持。

擡起頭來說笑，

低下頭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謔也好；

驢背上，

山門下，

偶一回頭望時，

總是活潑潑地，

笑嘻嘻地。

「這篇小文，很饒詩趣，把他一行行的分寫了，放在詩欄裏，也沒有不可。（分寫速寫，本來無甚關係，是詩不是詩，須看文字的內容。）好在我們分欄，只是分個大概，並不限定某欄必當登載怎樣怎樣一類的文字。雜感欄也曾登過些極饒詩趣的東西，那麼，本欄與詩欄，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記者

於是畏怯的我，膽子漸漸的大了，我也想打開我心中的文欄與詩欄。幾個月之後，我分行寫了幾首病的詩人。第二首是有韻的。因為我終覺得詩的形式，無論如何自由，而音韻在可能的範圍內，總是應該有的。此後陸續的又做了些。但沒有一首，自己覺得滿意的。

那年，文學研究會同人，主持小說月報。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發表。那時的作品，仍是小說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從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覺得，比從前凝煉一些。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美國去。這時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說，而在通訊。因為我覺得用通訊體裁來寫文字，有個對象，情感比較容易着實。同時通訊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說許多零碎的有趣的事。結果，在美三年中，寫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讀者的信。我原來是稱用小孩子口氣，說天真話的，不想越寫越不像！這是個不能避免的失敗。但是我三年中的國外的經歷，和病中的感想，卻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記了下來，我覺得歡喜。

這時期中的作品，除通訊外，還有小說，如悟，劇後等。詩則很少，只有赴敵，讚美所見

等。還有往事的後十則，——前二十則，是在國內寫的。——那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不知道讀者覺得不覺得？——在美的末一年，大半的光陰，用在漢詩英譯裏。創作的機會就更少了。

一九二六年，回國以後直至一九二九年，簡直沒有寫出一個字。若有之，恐怕只是一兩首詩如我愛歸來罷我愛，往事集自序等。緣故是因為那時我忙於課務，家又遠在上海，假期和空下來的時間，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北上之中，以及和海外的藻通信裏。如今那些信件，還堆在藻的箱底。現在檢點數量，覺得那三年之中，我並不是沒有創作！

一九二九年六月，我們結婚以後，正是兩家多事之秋。我的母親和藻的父親相繼逝世。我們的光陰，完全用在病苦奔波之中。這時期內我只寫了兩篇小說，三年，和第一次宴會。

此後算是休息了一年。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的孩子宗生便出世了。這一年中只寫了一篇分，譯了一本先知（The Prophet），寫了一篇南歸，是紀念我的母親的。

以往的創作，原不止這些，只將在思想和創作的時期上，有關係的種種作品，按着體裁，按着發表的次序，分爲三部；一，小說之部，共有兩個家庭等二十九篇。二，詩之部，有迎神曲等

三十四首，附繁星和春水。三，散文之部，有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夢，到青龍橋去，南歸等十一篇，附往事三十則，寄小讀者的信二十九封，山中雜記十則。開始寫作以後的作品，值得道及的，盡於此了！

從頭看看十年來自己的創作和十年來國內的文壇，我微微的起了感慨。我覺得我如同一個賣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擔在中途。在我喘息揮汗之頃，我看見許多少年精壯的園丁，滿挑着鮮豔的花，葱綠的草，和紅熟的果兒，從我面前如飛的過去。我看着只有驚訝，只有豔羨，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道我的弱點，也知我的長處。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也沒有噴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堅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寶貴着自己的一方園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給平凡的小小的人看！

我敬謹致謝於我親愛的讀者之前！十年來，我會得到許多褒和貶的批評。我懺：我不配受過分的讚揚。至於對我作品缺點的指摘，雖然我不會申說過半句話，只要是批評中沒有誤會。在沈默裏，我總滿懷着樂意在接受。

我也要感謝許多小讀者！年來接到你們許多信函，天真誠摯的言詞，往往使我看了，受極大的感動。我知道我的筆力，宜散文而不宜詩。又知道我認識孩子爛漫的天真，過於大人複雜的心理。將來的創作，仍要多在描寫孩子上努力。

重溫這些舊作，我又是如何的，追想當年戴起眼鏡，含笑看稿的母親！我雖然十年來諱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認，怕人看見我的未發表的稿子。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章，總是先捧到母親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實最熱誠的批評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許多的牽強與錯誤。假若這次她也在這裏，花香鳥語之中，廊前倚坐，聽泉看山，同時守着她唯一愛女的我，低首疾書，整理着十年來的亂稿，不知她要如何的適意，喜歡！上海虹橋的墳園之中，數月來母親溫靜的慈魂，也許被不斷的砲聲驚碎！今天又是清明節，二弟在北平城裏，陪着父親；大弟在漢口；三弟還不知在大海的那一片水上；一家子飄萍似的分散着！不知上海兵燹之餘，可曾有人在你的墳頭，供上花朵？……安眠罷，我的慈母！上帝永遠慰護你溫靜的靈魂！

最後我更謝謝紀和江，兩個陪我上山，宛宛嬰嬰的女孩子。我寫序時，她們忙忙的抄稿。我

寫倦了的時候，她們陪我遊山。花裏，泉邊，她們嬌脆的笑聲，喚回我十年前活潑的心情，予我以無邊的快感。我一生只要孩子們追隨着我，我要生活在孩子的羣中！

清明節，一九三一、香山，雲清別墅。

目錄

迎神曲	一
送神曲	三
病的詩人(一)	五
病的詩人(二)	八
詩的女神	一〇
假如我是個作家	一二
「將來」的女神	一六
嚮往	一九
病的詩人(三)	二一
不忘	二四
晚禱(一)	二六

玫瑰的蔭下	二九
不忍	三一
十年	三四
使命	三六
紀事——贈小弟冰季	三八
中秋前三日	四〇
安慰(一)	四二
安慰(二)	四四
晚禱(二)	四五
致詞	四七
解脫	四九
信誓	五二
惆悵	五六
紙船——寄母親	五九

鄉愁·····	六一
遠道·····	六四
倦旅·····	七三
赴敵·····	七六
相思·····	八三
我愛歸來罷我愛·····	八四
往事集自序·····	八九
我再也不能承受這樣的溫存·····	九五
我勸你·····	九八
繁星·····	一〇二
春水·····	一八一

迎神曲

靈臺上——

燃起星星微火，

黯黯地低頭膜拜。

問：「來從何處來？

去向何方去？

這無收束的塵寰，

可有衆生歸路？」

空華影落，

萬籟無聲，

隱隱地湧現了：

是寶蓋珠幢，

是金身法相。

「只爲問『來從何處來？

去向何方去？』

這輪轉的塵寰，

便沒了衆生歸路！」

「世界上，

來路便是歸途，

歸途也成來路。」

送神曲

「世界上，

來路便是歸途，
歸途也成來路。

「這輪轉的塵寰，
何用問

「來從何處來？
去向何方去？」

「更何處有寶盜珠幢？
又何處是金身法相？」

卽我——

也卽是衆生。

「來從去處來，

去向來處去。

向那來的地方，

尋將去路。」

靈臺上——

燃着了常明燈火，

深深地低頭膜拜。

無月的中秋夜，一九二一。

病的詩人（一）

詩人病了——

詩人的情緒

更適合於詩了，

然而詩人寫不出。

菊花的影兒在地，

藤椅兒背着陽光。

書落在地上了，

不想拾起來，

只任他微風吹捲。

窗兒閉着，

帘兒颺着，

人兒無聊，

只有：

書是舊的，

花是新的。

鏡裏照着的，

是消瘦的龐兒；

手裏拿着的，

是沈重的筆兒。

凝澀的詩意，

卻含着清新；

憔悴的詩人，
卻感着愉快。

詩人病了——

詩人的情緒

更適合於詩了，

然而詩，寫不出！

病的詩人（三）

詩人病了——

卻怪窗外天色，

怎的這般陰沈！

天也似詩人，

只這樣黯寂消沈。

一般的：

釀詩未成，

釀雪未成。

牆外的枯枝，

屋上的爐煙，

和着隱隱的市聲，

悠悠的送去了幾許光陰？

詩人病了——

卻怪他窗外天色

怎的這般陰沈！

詩的女神

她在窗外悄悄的立着呢！

簾兒吹動了——

窗內，

窗外，

在這一剎那頃，

忽地都成了無邊的靜寂。

看呵，

是這般的；

滿蘊着溫柔，

微帶着憂愁，

欲語又停留。

夜已深了，

人已靜了，

屋裏只有花和我，

請進來罷！

只這般的凝立着麼？

量我怎配迎接你？

詩的女神呵！

還求你只這般的，

經過無數深思的人的窗外。

假如我是個作家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入到他人腦中的時候，

平常的，不在意的，沒有一句話說；

流水般過去了，

不值得讚揚，

更不屑得評駁；

然而在他的生活中

痛苦，或快樂臨到時，

他便模糊的想起

好像這光景曾在誰的文字裏描寫過；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被一切友伴和同時有學問的人

輕藐——譏笑；

然而在孩子，農夫，和愚拙的婦人，

他們聽過之後，

慢慢的低頭，

深深的思索，

我聽得見「同情」在他們心中鼓盪；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在世界中無有聲息，

沒有人批評，

更沒有人注意；

只有我自己，在寂寥的白日，或深夜，

對着明明的月

絲絲的雨

颯颯的風，

低聲念誦時，

能以再現幾幅不模糊的圖畫；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在人間不露光芒，

沒個人聽聞，

沒個人念誦，

只我自己憂愁，快樂，

或是獨對無限的自然，

能以自由抒寫，

當我積壓的思想發落到紙上，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一，一八，一九三二。

「將來」的女神

我擡頭已瞥見了——

你桂花的冠子，

雪白的羽衣。

你胸前的瓔珞，

是心血般鮮紅，

淚珠般潔白。

你翅兒只管遨翔，

琴兒只管彈奏。

你怎的只是向前飛，

不肯一回顧？

你的光明的臉：

也許是歡樂，

也許是黯淡；

也許是微笑，

也許是含愁；

只令我迷糊恍惚——

你怎的只是向前飛，

不肯一回顧？

將來——

是海角，

是天涯，

天上——人間，

都是你遙遙導引——

你怎的只管向前飛，

不肯一回顧？

看——

只有飄飄雲髮，

琤琤琴韻，

颯颯天風；

如何——如何？

你怎的只管向前飛，

不肯一回顧？

一，二六，一九二二。

嚮往

(爲德詩人歌德九十年紀念作)

萬有都蘊藏着上帝，

萬有都表現着上帝；

你的濃紅的信仰之華，

可能容她採擷麼？

嚴肅！

溫柔！

自然海中的遨遊，

詩人的生活，

不應當這樣麼？

在「真理」和「自然」裏，

挽着「藝術」的嬰兒，

活潑自由的走光明的道路

聽——聽

天使的進行歌聲起了！

先驅者！

可能慢些走——？

時代之欄的內外，

都是「自然」的寵兒呵！

在母親的愛裏，

互相祝福罷！

病的詩人（三）

詩人病了——

感謝病的女神，

替他和困人的紙筆，

斷絕了無謂的交情。

牀邊——

只矮矮的小几，

朵朵的紅花，

和曲曲的畫屏，

幾日的圈住性靈。

長日如年，

嚴靜裏——

只傾聽窗外葉兒細響，

又低誦幾家詞句：

「庭院深深……」

是誰游絲般吹弄？

又是誰流水般低唱？

輕輕地起來

撩起窗帘，

放進清音。

只是簫聲宛轉，

只是詩情游漾，

奈筆兒拋了，

紙兒棄了，

只好聽——聽。

只是一聲聲，

何補空冥？

感謝病的女神，

替他和弄人的紙筆，

斷絕了無謂的交情。

四，二十七，一九三三。

不 忘

撕下日曆來，

今日何日？

一陣烏黑的雲彩，

撲到我眼前來了。

「和平者！

哲學家！」

我禁止自己不想他，

但我只是想着他。

我只是這般情性！

我不能裝作和平者，

我也不配作哲學家；

我只曉得

人愛我——我也愛他，

人恨我——我也——。

樹葉兒般的一塊地，

是我的家，

我永遠也不忘了他！

晚禱（一）

濃濃的樹影

做成帳幕，

絨絨的草坡

便是祭壇

慈憐的月

穿過密葉，

照見了虔誠靜寂的面龐。

四無人聲，

嚴靜的天空下，

我深深叩拜

萬能的上帝！

求你絲絲的織了明月的光輝，

作我智慧的衣裳，

莊嚴的冠冕，

我要穿着他，

溫柔地沈靜地酬應衆生。

煩惱和困難，

在你的恩光中，

一齊拋棄；

只剛強自己

保守自己，

永遠在你座前

作聖潔的女兒，

光明的使者，

讚美大靈！

四無人聲，

嚴靜的天空下，

只慈憐的月

照着虔誠靜寂的面龐。

五，十二，一九二〇。

玫瑰的蔭下

衣裳上，

書頁上，

都閃爍着

葉底細碎的朝陽。

我折下一朵來，

等着——等着，

濃紅的花瓣，

正好襯她雪白的衣裳。

冰涼的石堦上，

坐着——坐着，

等她不來，

只聞見手裏

玫瑰的幽香！

五，十八，一九三二。

不忍

我用小杖

將網兒挑破了，

辛苦的工程

一霎時便拆毀了。

我用重簾

將燈兒遮蔽了，

窗外的光明

一霎時便隱沒了。

我用微火

將新寫的字兒燒燬了，
幽深的詩情

一霎時便消滅了。

我用冰冷的水兒

將花上的落葉沖走了。

無聊的慰安

一霎時便洗蕩了。

我用矯決的詞兒

將月下的印象掩沒了，

自然的牽縈

一霎時便斬絕了。

這些都是「不忍」呵——

上帝！

在渺茫的生命道上，

除了「不忍」，

我對衆生

更不能有別的慰藉了。

七，十一，一九三二。

十年

她寄我一封信，

提到了江南晚風天，

她說「只是佳景

沒有良朋！」

八個字中，

我想着江波，

想着晚霞，

想着獨立的人影。

這裏是

只有悶雨，

只有黃塵，

只有窗外靜沈沈的天。

我的朋友！

誰說人生似浮萍？

暫住……！

「暫住」又已是十年！

八，十九，一九二二。

使命

一個春日的早晨——

流水般的車上：

細雨灑着古牆，

灑着楊柳，

我微微的覺悟了我攜帶的使命。

一個夏日的黃昏——

止水般的院裏：

晚霞照着竹篷，

照着槐樹，

我深深的承認了我攜帶的使命。

覺悟——承認，

試回首！

是歡喜還是惆悵？

已是兩年以後了！

八、三三，一九三三。

紀事

——贈小弟冰季——

右手握着彈弓，

左手弄着泥丸——

背倚着柱子

兩足平直地坐着。

仰望天空的深黑的雙眼，

鼻偵伺着花架上

偷啄葡萄的烏鴉罷？

然而殺機裏卻充滿着熱愛的神情！

我從窗內忽然望見了，

我不覺潸住了，

愛憐的眼淚

已流到頰上了！

八·三三，一九三三。

中秋前三日

浸人的寒光，

撲人的清香——

照見我們絨樣的衣裳，

微微地引起了

絨樣的悲傷。

我的朋友，

正是「花好，月圓，人壽，」

何來惆悵？

便是將來難別，

今夕何夕，

也須暫忘！

九，二夜，一九二二。

安 慰（一）

我會夢見自己是一個畸零人，

醒時猶自嗚咽。

因着遺留的深重的悲哀，

這一天中

我憐恤遍了人間的孤獨者。

我會夢見自己是一個畸零人，

醒時猶自嗚咽。

因着相形的濃厚的快樂，

這一天中

我更覺出了四圍的親愛。

母親！

當我坐在你的枕邊

和你說着這些時，

雖然是你的眼裏滿了淚，

我的眼裏滿了淚呵——

我們卻都感謝了

造物者無窮的安慰！

九，二十四晨，一九二二。

安 慰 (二)

「二十年的海上，

我呼吸着海風——

我的女兒！

你文字中

怎能不帶些海的氣息！」

單調的憂慚，

都歡喜的消融在

這一句話裏了！

晚禱（二）

我擡頭看見繁星閃爍着——

秋風冷冷的和我說：

「這是造物者點點光明的眼淚，

爲着宇宙的晦冥！」

我擡頭看見繁星閃爍着——

枯葉戚戚的和我說：

「這是造物者點點光明的眼淚，

爲着人物的銷沈！」

造物者！

我不聽秋風，

不睬枯葉

這一星星——點在太空，

指示了你威權的邊際，

表現了你慈愛^的涘涯。

人物——宇宙，

銷沈也罷，

晦冥也罷，

我只仰望着這點點的光明！

十，二十三，一九二二。

致詞

假如我走了

彗星般的走了——

母親！

我的太陽！

七十年後我再回來，

到我軌道的中心

五色重輪的你時，

你還認得這一點小小的光明麼？

假如我去了；

落花般的去了——

母親！

我的故枝！

明年春日我又回來，

到我生命的根源

參天凌雲的你時，

你還認得這一陣微微的芬芳麼？

她凝然——！含淚的望着我，

無語——無語。

母親！

致詞如此，

累你淒楚——

萬全之愛無別離，

萬全之愛無生死！

解脫

月明如水，

樹下徘徊——

沈思——沈思。

沈思裏拾起枯枝，

慨然的鞭自己

地上月中的影子。

「人生」——

世人都當他是一個夢！

且是一個不分明夢。

不分明裏要他太分明，

我的朋友，

一生的憂患

從今起了！

珍惜她如雪的白衣，

卻仍須渡過

這無邊的黑海。

我的朋友！

世界既不捨棄你，

何如你捨棄了世界！

讓她鶴一般的獨立，

雲一般的自由，

水一般的清靜。

人生縱是一個夢呵，
也做了一個分明的夢。

沈思——沈思，

沈思裏拋了枯枝，

悠然的看自己

地上月中的影子●

二，五夜，一九二三。

信 誓

文藝好像狩獵的女神，

我是勇猛的獅子。

在我逾山越嶺，

尋覓前途的時候，

她——當胸一箭！

在她躊躇滿志的笑聲裏，

我從萬丈的懸崖上

倏然奔墜於

她的光華輕軟的羅網之中。

文藝好像遊牧的仙子，

我是溫善的羔羊。

甘泉潺潺的流着，

青草遍地的長着；

她慈祥的眼光俯視着，

非恬靜無聲地

俯伏在她杖竿之下。

文藝好像海的女神，

我是忠誠的舟子，

寄一葉的生涯於

她起伏不定的波濤之上，

她的笑靨

引導了我的前途，

她的怒聲

指示了我的歸路。

文藝好像花的仙子，

我是勤慎的園丁。

她的精神由我護持，

她的心言我須聽取；

深夜——清晨，

爲她關心着

無情的風雨。

徬徨裏——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所言止此；

「爲主爲奴相終始！」

三，十四，一九三三。

惆 悵

當岸上燈光，

水上星光，

無聲地遙遙相照。

蒼茫裏，

倚着高欄，

只聽見微擊船舷的波浪。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悵——無着！

夢裏的母親

來安慰病中的我，

絮絮地溫人的愛語——

幾次醒來，

藥杯兒自不在手裏。

海風壓衾，

明燈依然，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悵——無着！

循着欄杆來去，——

靈中的歡笑，

掩不過靜裏的悲哀！

「我在海的懷抱中了，

母親何處？」

天高極，

海深極，

月清極，

人靜極，

空泛的宇宙裏，

我的心

是如何惆悵——無着！

八，二十五，一九二三。

紙 船 寄母親

我從不肯妄棄了一張紙，

總是留着——留着，

疊成一隻一隻很小的船兒，

在舟上拋下在海裏。

有的被天風吹捲到舟中的窗裏，

有的被海浪打溼，沾在船頭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疊着，

總希望有一隻能流到我要他到的地方去。

母親，倘若你夢中看見一隻很小的白船兒，

不要驚訝他無端入夢。

這是你至愛的女兒含着淚疊的，

萬水千山，求他載着她的愛和悲哀歸去。

八，二十七，一九二三。

鄉愁

我們都是小孩子，

偶然在海舟上遇見了。

談笑的資料窮了之後，

索然的對坐，

無言的各起了鄉愁。

記否十五之夜，

滿月的銀光

射在無邊的海上。

琴絃徐徐的撥動了，

生澀的不動人的調子，

天風裏，

居然引起了無限的淒涼？

記否十七之晨，

濃霧塞窗，

冷寂無聊。

角兒裏相挨的坐着——

不干己的悲劇之一幕，

曼聲低誦的時候，

竟引起你清淚沾裳？

「你們真是小孩子，

已行至此，

何如作壯語？」

我的朋友！

前途只閃爍着不定的星光，

後顧卻望見了飄揚的愛幟。

爲着故鄉，

我們原只是小孩子！

不能作壯語，

不忍作壯語，

也不肯作壯語了！

八，二十七，一九二三。

遠 道

「青青河邊草，

絲絲思遠道——

遠道不可思，

夙昔夢見之……」

十一，十三頁，一九二三。

—

反覆的苦讀着

父親十月三日的來書，

當做最近的消息。

我泫然的覺出了世界上的隔膜！

一

十分的倦了麼？

自己收拾着安息去罷，

如今不在母親的身旁了。

三

半信半疑的心中充滿了生意——

下得樓來，

因着空的信匣，

卻詛咒了無味的生活。

四

萬聲寂然，

萬衆凝神之中，

我不聽「傾國」的音樂，

卻苦憶着初學四絃琴的弟弟。

五

信差悠然的關上了信櫃，

微笑說「所有的都在這裏了。」

我微微的起了戰慄，

「這是何等殘忍的話呵！」

勉強不經意的收起鑰匙，

回身去看他剛送來的公閱的報。

六

從回家的夢裏醒來，

明知是無用的，

卻仍要閉上眼睛，

希望真境是夢，

夢境是真。

七

「我的父親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母親是最好的媽媽！」

在她滿足的微笑裏，

我竟起了無謂的不平。

八

「秋風起了，

不要儘到湖上去呵！」

爲着要慰安自己，
連夢中母親的話語

也聽從了！

九

如夜夜都在還鄉的夢裏，
二十四點鐘也平分了，
可憐並不是如此！

一〇

隔着玻璃，
看見了中國的郵票。

這一日的光陰，

已是可祝福的！

一一

經過了離別，

我淒然的承認了

許多詩詞

在文學上的價值。

一一

信和眼淚，

都在敲門聲中錯亂的收起，

對着凝視着我的她，

揉着眼睛

掩飾的抱怨着煩雜的功課。

一三

朋友信中，

個個說着別離苦，

弟弟書來，

卻只是歡欣鼓舞。

我已從喜樂的字裏，

尋出淚珠了！

一四

離開母親三個月了，

竟能悠悠地生活着！

忙中猛然想起，

就含淚的褒獎自己的堅強

一五

她提着包兒，

如飛的走下樓來，

「忙什麼？」

「再見，我回家去。」

這一答是出乎意外的，

我呆立了半晌——

一六

「生活愉快麼？」

「愉快——！」

是笑着回答的上半句；

「只是想家！」

是至終沒有說出的下半句。

一七

亂絲般的心緒，

都束在母親的一句話裏，

「自己愛自己」！

是的，爲着愛自己，

這不自愛的筆兒

也當停止了！

倦旅

燈已滅了，

殘花只管散着餘香。

欹枕處——

只一兩聲飛雨

打着窗戶。

聽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新月未落，

烟霞已生，

濛濛裏——

一顆曙星

躲避天光似的

穿着亂雲飛走。

好辛苦的路途呵！

看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銀海般的雪地，

怒潮般的山風——

這樣的別離

山外隆隆的車聲，

不知又送誰人遠去。

聽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鼓勵的信，

寄與了倦慵的人！

事違初意皆如此！

一臂在手，

湖光睡去，

星辰漸生——

看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一，二，一九二四，青山沙穰。

赴敵

I was ever a fighter, so——one fight more

The best and the last!

——R. Browning——

曉角遙吹，

催動了我的桃花騎。

他奮鬣長鳴

聳鞍振轡，

要我先爲備。

那知道他的主人

這次心情異？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殘月未墜，

曉山凝翠——

湖上的春風

吹得我魂魄醉。

休想殺得個敵人，

我無有精神——

昨夜不曾睡！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昨夜燈筵，

幾個知人意？

朋友們握手拍肩，

笑談輕敵，

只長我驕奢氣

如今事到臨頭，

等閒相棄！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朝陽在地，

鳥聲相媚。

迷胡裏捧起湖泉

磨着劍兒試。

百戰過來，

誰知此次非容易！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曉角再吹，

餘音在樹，

遠遠地敵人來也！

匹馬單刀，

倉皇急遽，

他也無人相助！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家山何處？

一別便成落花飛絮！

等着些兒，

讓我寫幾個字兒

託一託寄書使。

拜告慈親，

暴虎馮河

只爲着無雙譽。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曉光下定神靜慮，

把往績從頭細數。

百萬軍中

也會尋得突圍路。

這番也只要雄心相助，

勇力相赴！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軒然一笑，

拔刀相顧，

已半世英名昭著，

此戰歸來，

便是安心處！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四，廿九晨，一九二五。

於娜安辟迦樓。

相思

躲開相思，

披上裘兒

走出燈明人靜的屋子。

小徑裏明月相覷，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縱橫的寫遍了相思。

十二，十二，
九二五。

我愛，歸來罷 我愛！

這回我專你聽母親的聲音，

我不用我自己的柔情——

看她顫巍巍的掙扎上泰山之巔！

一陣一陣的

突起的濃煙，

遮蔽了她的無主蒼白的臉！

她顫抖，

她涕淚漣漣。

她倉皇拄杖，哀喚着海外的兒女；

她只見那茫茫東海上

無情的天壓着水

水捲着天！

「歸來罷，兒啊！

看你家裏火光冲天！

你看弟兄的血肉，染的遍地腥膻！

歸來罷，兒啊！

你老弱的娘

那敢惹下什麼惡愆？

可奈那強鄰暴客

到你家來，

東衝西突

隨他的便，

他欺凌孤寡，不住的烹煎！

「歸來罷，兒呵！

你娘還活得了幾多年？

這古舊的房屋我有甚留連？

只爲的是強鄰慾壑難填，

只怕的是我海外的兒們

將來——

還不如那翩翩的歸燕，

能投到你宗祖的堂前！

「歸來罷，兒呵！

先把娘的千冤萬屈，

仔細的告訴了你的友朋。

你再招聚你的弟兄們，

尖銳的箭

安上了弦

束上腰帶，

跨上鞍韉！

用着齊整激昂的飛步，

來奔向這高舉的烽煙！

「歸來罷，兒呵！

你娘橫豎是活不了幾多年。

拚死也要守住我兒女的園田！

兒呵，你到來時節，

門牆之內：

血潮正湧，

血花正妍！

你先殺散了那叫囂的暴客，
再收你娘的屍骨在堂樓邊！

我愛，歸來罷，我愛！

我不用我自己的柔情——

你聽泰山的亂石驚鳴，

你聽東海的狂濤怒生！

我愛，歸來罷，我愛！

我不用我自己的柔情，

我愛，歸來罷，我愛！

我要你聽母親的哀音！

往事集自序

我是一個盲者，

看不見生命的道途。

只聽憑着竿頭的孩子，

走着跳着的引領，

一步步的踏入通衢。

心頭有說不出的虛空與寂靜，

心頭有說不出的迷惘與胡塗；

小孩子，你緩一緩脚步，

讓我歇在這涼蔭的牆隅。

聽人聲喧嘩着四面，

對我在不住的傳呼；

我起身整一整衣袂，

擦了擦臉上的汗汗。

小孩子你別走遠了，

你與我仍舊攙扶！

摸索着拾起琵琶

調着絃子，

我整頓起無限的歡愉。

第一曲是神仙故事，

故事裏有神女與仙姑；

圍繞着她們天花絢爛，

我絃索上迸落着明珠。

我聽得見人聲譁贊，

譁贊這熱鬧的須臾；

我只是微微的笑着，

笑着領受了這無謂的稱頌。

第二部曲我又在彈奏，

我唱着人世的歡娛：

鴛鴦對對的浮泳，

鳳凰將引着九雛。

人世間只有同情和愛戀，

人世間只有互助與匡扶：

深山裏兔兒相伴着獅子，
海底下長鯨迴護着珊瑚。

我聽得見大家噓氣，

又似乎在搔首捋鬚；

我聽得見人家在笑，

笑我這般的幼稚，癡愚——

失望裏猛一聲的絃音低降，

絃梢上漏出了人生的虛無。

我越彈越覺得琴絃緊澀，

越唱越覺得聲咽喉枯！

這一來倒合了人家心事，

我聽見欣賞的嗟吁。

只無人憐惜這乾渴的歌者，

無人憐惜她衣汗的沾濡！

人世間是同情帶着虛偽，

人世間是愛戀帶着裝誣——

我唱到傷感淒涼時節，

我聽見人聲悄悄的奔趨。

第三部曲還未開始，

我已是孤坐在中衢，——

四圍聽不見一毫聲息，

只有秋風，零葉，與啼鳥！

抱着琵琶我掙扎着站起，

疼酸刺透了肌膚。

竿頭的孩子那裏去了，

我摸索着含淚哀呼。

小孩子，你天真已被衆生傷損，

大人的罪過摧毀了你無辜，

覺悟後的徬徨使你不敢引導，

你茫然的走了，把我撇在中途！

我拚着蹣跚的曳着竿兒走去，

我仍要穿過大邑與通都！

第三部曲我仍要高唱，

要歌音填滿了人生的虛無！

我再也不能承受這樣的溫存

我從淺睡中忽然醒起。

窗外已黃昏，

西山隱約地拖出煙痕！

朦朧裏我伸出臂兒，

要牽住夢中的愛撫，

猛然驚覺……

我已是沒娘的孩子，

我再也不能承受這樣的溫存！

屋裏已黑到沒有一絲光亮，

我全身消失在無際的悲涼；

我的魂靈如同迷途的小鳥，
在昏夜裏隨着狂風飛颺。

我淚已枯，

我腸已，

沒有一點人聲人耳，

眼前是一片慘默的海洋！

這海洋慘默到無窮時候：

波面上湧出銀光！

菊花的影兒在地，

月兒正照着東牆。

我掙扎着波衣站起，

茫然地開起窗門，

滿月正自由野邊升起，

籠罩着一個圓滿的乾坤！

這樣圓滿的乾坤。

母親正在天闈，

有父母溫存的愛撫，

愛撫她病弱的靈魂！

只有我棄留在世上——

我淚縱枯，

我腸縱斷，

在世上我已不是沒娘的孩子，

我再也不能承受這樣的溫存！

我勸你

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

雖然我曉得

只有女人的話，你不愛聽。

我只想到上帝創造你

曾費過一番沈吟。

單看你那副身段，那雙眼睛。

（只有女人知道那是不容易）

還有你那水晶似的剔透的心靈。

你莫相信詩人的話語！

他灑下滿天的花雨，

他對你弄盡他靈魂上的飄零，

他爲你長作了天涯的羈旅。

你是神女，他是信徒；

你是王后，他是奚奴；

他說：妄想是他的罪過，

他爲你甘心伏受天誅。

你愛聽這個，我知道！

這些都投合你的愛好，

你的驕傲。

其實只要你自己不惱，

這美麗的名詞隨他去創造。

這些都是劇意，詩情，

別忘了他是個浪漫的詩人。

不過還有一個好人，你的丈夫……

不說了！你又笑我對你講聖書。

我只願你想像他心中悶火般的痛苦，

一個人那能永遠胡塗！

一個人那能永遠胡塗，

有一天，他喊出了他的絕叫，哀呼。

他掙出他胡塗的羅網，

你留停在浪漫的中途。

最軟的是女人的心，
你也莫調弄着劇意詩情！
在詩人，這只是莊嚴的遊戲，
你卻逗露着遊戲的真誠。

你逗露了你的真誠，
你丟失了你的好人，
詩人在他無窮的遊戲裏，
又尋到了一雙眼睛！

噓！側過耳朵來，

我告訴你一個祕密：

「只有永遠的冷淡，
是永遠的親密！」

繁
星

—

繁星閃爍着——

深藍的太空，

何曾聽得見他們對話？

沈默中，

微光裏，

他們深深的互相頌讚了。

二

童年呵！

是夢中的真，

是真中的夢，

是回憶時含淚的微笑。

三

萬頃的顫動

深黑的島邊，

月兒上來了。

生之源，

死之所！

四

小弟弟呵！

我靈魂中三顆光明喜樂的星。

溫柔的，

無可言說的

靈魂深處的孩子呵！

五

黑暗，

怎樣的描畫呢？

心靈的深深處，

宇宙的深深處，

燦爛光中的休息處。

六

鏡子——

對面照着，

反而覺得不自然，
不如翻轉過去好。

七

醒着的，

只有孤憤的人罷！
聽聲聲算命的鑼兒，
敲破世人的命運。

八

殘花綴在繁枝上；

鳥兒飛去了，

撒得落紅滿地——

生命也是這般的一管麼？

九

夢兒是最瞞不過的呵，

清清楚楚的，

誠誠實實的，

告訴了

你自己靈魂裏的密意和隱憂。

一〇

嫩綠的芽兒，

和青年說：

「發展你自己！」

淡白的花兒，

和青年說：

「貢獻你自己！」

深紅的果兒，

和青年說：

「犧牲你自己！」

一一

無限的神祕，

何處尋他？

微笑之後，

言語之前，

便是無限的神祕了。

一一一

人類呵！

相愛罷，

我們都是長行的旅客，

向着同一的歸宿。

一一二

一角的城牆，

蔚藍的天，

極目的蒼茫無際——

卽此便是天上——人間。

一一四

我們都是自然的嬰兒，
臥在宇宙的搖籃裏。

一五

小孩子！

你可以進我的園，

你不要摘我的花——

看玫瑰的刺兒，

刺傷了你的手。

一六

青年人呵！

爲着後來的回憶，

小心着意的描你現在的圖景。

一七

我的朋友！

爲什麼說我「默默」呢？

世間原有些作爲，

超乎語言文字以外。

一八

文學家呵！

着意的撒下你的種子去，

隨時隨地要發現你的果實。

一九

我的心，

孤舟似的，

穿過了起伏不定的時間的海。

110

幸福的花枝，

在命運的神的手裏，

尋覓着要付與完全的人。

111

窗外的琴絃撥動了，

我的心呵！

怎只深深的繞在餘音裏？

是無限的樹聲，

是無限的月明。

一一一

生離——

是朦朧的月日，

死別——

是憔悴的落花。

一一三

心靈的燈，

在寂靜中光明，

在熱鬧中熄滅。

一一四

向日葵對那些未見過白蓮的人，

承認他們是最好的朋友。

白蓮出水了，

向日葵低下頭了：

她亭亭的傲骨，

分別了自己。

一二五

死呵！

起來頌揚他；

是沈默的終歸，

是永遠的安息。

一二六

高峻的山巔，

深闊的海上——

是冰冷的心，

是熱烈的淚；

可憐微小的人呵！

二七

詩人，

是世界幻想上最大的快樂，

也是事實中最深的失望。

二八

故鄉的海波呵！

你那飛濺的浪花，

從前怎樣一滴一滴的敲我的磐石，

現在也怎樣一滴一滴的敲我的心絃。

二一九

我的朋友，

對不住你；

我所能付與的慰安，

只是嚴冷的微笑。

二二〇

光陰難道就這般的過去麼！

除卻縹緲的思想之外，

一事無成！

文學家是最无情的——

人們的淚珠，

便是他的收成。

三三三

玫瑰花的刺，

是攀摘的人的嗔恨，

是她自己的慰樂。

三三三

母親呵！

撇開你的憂愁，

容我沈酣在你的懷裏，

只有你是我靈魂的安頓。

三四

創造新陸地的，

不是那滾滾的波浪，

卻是他底下細小的泥沙。

三五

萬千的天使，

要起來歌頌小孩子；

小孩子！

他細小的身軀裏，

含着偉大的靈魂。

三六

陽光穿進石隙裏，

和極小的刺果說：

「藉我的力量伸出頭來罷，

解放了你幽囚的自己！」

樹幹兒穿出來了，

堅固的磐石

裂成兩半了。

二七

藝術家呵！

你和世人，

難道終久的隔着一重光明之霧？

三八

井欄上；

聽潺潺山下的河流——

料峭的天風，

吹着頭髮；

天邊——地上，

一回頭又添了幾顆光明，

是星兒，

還是燈兒？

三九

夢初醒處，

山下幾盞的雲衾裏，

瞥見了光明的她。

朝陽呵！

臨別的你，

已是堪憐，

怎似如今重見！

四〇

我的朋友！

你不要輕信我，

貽你以無限的煩惱，

我只是受思潮驅使的弱者呵！

四一

夜已深了，

我的心門要開着——

一個浮踪的旅客，

思想的神，

在不意中要臨到了。

四二

雲彩在天空中，

人在地面上——

思想被事實禁錮住，

便是一切苦痛的根源。

四二

真理，

在嬰兒的沈默中，

不在聰明人的辯論裏。

四四

自然呵！

請你容我只問一句話，

一句鄭重的話：

「我不會錯解了你麼？」

四五

評論的花兒

開的愈大，

行爲的果子

結得愈小。

四六

松枝上的蠟燭，

依舊照着罷！

反復的調兒，

再彈一闕罷！

等候着，

遠別的弟弟，

從夜色裏要到門前了。

四七

兒時的朋友：

海波呵，

山影呵，

燦爛的晚霞呵，

悲壯的喇叭呵；

我們如今是疏遠了麼？

四八

弱小的草呵！

驕傲些罷，

只有你普遍的裝點了世界。

四九

零碎的詩句，

是學海中的一點浪花罷；

然而他們是光明閃爍的，

繁星般嵌在心靈的天空裏。

五〇

不恆的情緒，

要迎接他麼？

他能湧出意外的思潮，

要創造神奇的文字。

五一

常人的批評和斷定，

好像一羣瞎子，

在雲外推測着月明。

五二

軌道旁的花兒和石子！

只這一秒的時間裏，

我和你

是無限之生中的偶遇，
也是無限之生中的永別；

再來時，

萬千同類中，

何處更尋你？

五三

我的心呵！

警醒着，

不要捲在虛無的旋渦裏！

五四

我的朋友！

起來罷，

晨光來了，

要洗你的隔夜的靈魂。

五五

成功的花，

人們只羨慕她現時的明艷！

然而當初她的芽兒，

浸透了奮鬥的淚泉，

灑遍了犧牲的血雨。

五六

夜中的雨，

絲絲的織就了詩人的情緒。

五七

冷靜的心，
在任何環境裏，
都能建立了更深微的世界。

五八

不要羨慕小孩子，
他們的知識都在後頭呢，
煩悶也已經隱隱的來了。

五九

誰信一個小「心」的嗚咽，
顫動了世界？

然而他是靈魂海中的一滴。

六〇

輕雲淡月的影裏，

風吹樹梢——

你要在那時創造你的人格。

六一

風呵！

不要吹滅我手中的蠟燭，

我的家還在這黑暗長途的盡處。

六二

最沈默的一剎那頃，

是提筆之後，
下筆之前。

六三

指點我罷，

我的朋友！

我是橫海的燕子，

要尋覓隔水的窩巢。

六四

聰明人！

要提防的是：

憂鬱時的文字，

愉快時的言。

六五

造物者呵！

誰能追蹤你的筆意呢？

百千萬幅圖畫，

每晚窗外的落日。

六六

深林裏的黃昏，

是第一次麼？

好像似是幾時經歷過。

六七

漁娃！

可知這世人羨慕你！
終身的生涯，

在萬頃柔波之上。

六八

詩人呵！

緘默罷；

寫不出來的，

是絕對的美。

六九

春天的早晨，

怎樣的可愛呢！

融冶的風，

飄揚的衣袖，

靜悄的心情。

七〇

空中的鳥！

何必和籠裏的同伴爭噪呢？

你自有你的天地。

七一

這些事——

是永不漫滅的回憶；

月明的園中，

藤蘿的葉下，

母親的膝上。

七二

西山呵！

別了！

我不忍離開你，

但我苦憶我的母親。

七三

無聊的文字，

拋在爐裏，

也化作無聊的火光。

七四

嬰兒，

是偉大的詩人，
在不完全的言語中，
吐出最完全的詩句。

七五

父親呵！

出來坐在月明裏，

我要聽你說你的海。

七六

月明之夜的夢呵！

遠呢？

近呢？

但我們祇這般不言語，

聽——聽

這微擊心絃的聲！

眼前光霧萬重，

柔波如醉呵！

沈——沈。

七七

小磐石呵，

堅固些罷，

準備着前後相催的波浪！

七八

真正的同情，

在憂愁的時候，

不在 樂的期間。

七九

早晨的波浪，

已經過去了；

晚來的潮水，

又是一般的聲音。

八〇

母親呵！

我的頭髮，

披在你的膝上，

這就是你付與我的萬縷柔絲。

八一

深夜！

請你容疲乏的我，

放下筆來，

和你有少時寂靜的接觸。

八二

這問題很難回答呵，

我的朋友！

什麼可以點綴了你的生活？

八三

小弟弟！

你惱我麼？

燈影下，

我只管以無稽的故事，

來騙取你，

緋紅的笑頰，

凝注的雙眸。

八四

寂寞呵！

多少心靈的舟，

在你軟光中浮泛。

八五

父親呵！

我願意我的心，
像你的佩刀，

這般的寒生秋水！

八六

月兒越近，

影兒越濃，

生命也是這般的真實麼？

八七

知識的海中，

神祕的礁石上，

處處閃爍著波濤的燈光呢。

感謝你指示我，

生命的舟難行的路！

八八

冠冕？

是暫時的光輝，

是永久的束縛。

八九

花兒低低的對看花的人說：

「少顧念我能，

我的朋友！

讓我自己安靜著，

開放著，

你們的愛

是我的煩擾。」

九〇

坐久了，

推窗看海罷！

將無邊感慨，

都付與天際微波。

九一

命運！

難道聰明也抵抗不了你？

生——死

都挾帶着你的權威。

九二

朝露還串珠般呢！

去也——

風冷衣單

何會入到煩亂的心？

朦朧裏數著呀星，

怪驢兒太慢，

山道太長——

夢兒欺枉了我，

母親何會病了？

歸來也——

轡兒緩了，

陽光正好，

野花如笑；

看朦朧曉色，

隱着山門。

九三

我的心呵！

你驅使我呢，

還是我驅使你？

九四

我知道了，

時間呵！

你正一分一分的，

消磨我青年的光陰！

九五

人從枝上折下花兒來，
供在瓶裏——
到結果的時候，
卻對着空枝歎息。

九六

影兒落在水裏，
句兒落在心裏，
都一般無痕迹。

九七

是真的麼？

人的心祇是一個琴匣，
不住的唱着反復的音調！

九八

青年人！

信你自己罷！

只有你自己是真實的，

也只有你能創造你自己。

九九

我們是生在海舟上的嬰兒，

不知道

先從何處來，

要向何處去。

100

夜半——

宇宙的睡夢正濃呢！

獨醒的我，

可是夢中的人物？

101

弟弟呵，

似乎我不應勉強着愁嬉的你，

來平分我孤寂的時間。

101

小小的花，

也想擡起頭來，

感謝春光的愛——

然而深厚的恩慈，

反使他終於沈默，

母親呵！

你是那春光麼？

1011

時間！

現在的我，

太對不住你麼？

然而我所拋撇的是暫時的，

我所尋求的是永遠的。

一〇四

窗外人說桂花開了，

總引起清絕的回憶；

一年一度，

中秋節的前三日。

一〇五

燈呵！

感謝你忽然滅了，

在不思索的揮寫裏，

替我勻出了思索的時間。

一〇六

老年人對小孩子說：

「流淚罷，

歎息罷，

世界多麼無味呵！」

小孩子笑着說：

「饒恕我，

先生！

我不會設想我所未經過的事。」

小孩子對老年人說：

「笑罷，

跳罷，

世界多麼有趣呵！」

老年人歎着說：

「原諒我，

孩子！

我不忍回憶我所已經過的事。」

一〇七

我的朋友！

珍重些罷，

不要把心靈中的珠兒，

拋在難起波瀾的大海裏。

一〇八

心是冷的，

淚是熱的；

心——凝固了世界，

淚——溫柔了世界。

漫天的思想，

收合了來罷！

你的中心點，

你的結晶，

要作我的南針。

一〇

青年人呵！

你要和老年人比起來，

就知道你的煩悶，

是溫柔的。

一一一

太單調了麼？

琴兒，

我原諒你！

你的絃，

本彈不出笛兒的聲音。

一一二

古人呵！

你已經欺哄了我，

不要引導我再欺哄後人。

一一三

父親啊！

我怎樣的愛你，

也怎樣愛你的海。

一一四

「家」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煩悶——憂愁，

都在此中融化消滅。

一一五

筆在手裏，

句在心裏，

只是百無安頓處——

遠遠地卻引起鐘聲！

一一六

海波不住的問着巖石，

巖石永久沈默着不會回答；

然而他這沈默，

已經過百千萬回的思索。

一一七

小茅棚，

菊花的頂子——

在那裏

要感出宇宙的獨立！

一一八

故鄉！

何堪遙望，

何時歸去呢？

白髮的祖父，

不在我們的園裏了！

一一九

謝謝你，

我的琴兒！

月明人靜中，

爲我頌讚了自然。

III

母親呵！

這零碎的篇兒，

你能看一看麼？

這些字，

在沒有我以前，

已隱藏在你的心懷裏。

III

露珠，

寧可在深夜中，

和寒花作伴——

卻不容那燦爛的朝陽，

給她絲毫暖意。

一一三

我的朋友！

真理是什麼！

感謝你指示我；

然而我的問題，

不容人來解答。

一一四

天上的玫瑰，

紅到夢魂裏；

天上的松枝，

青到夢魂裏，

天上的文字，

卻寫不到夢魂裏。

一一四

「缺憾」呵！

「完全」需要你，

在無數的你中，

襯託出他來。

一一五

蜜蜂，

是能溶化的作家；

從百花裏吸出不同的香汁來，

釀成他獨創的甜蜜。

蕩漾的，是小舟麼？
青翠的，是島山麼？
蔚藍的，是大海麼？

我的朋友！

重來的我，

何忍懷疑你，

只因我屢次受了夢兒的欺枉。

一一七

流星，

飛走天空，

可能有一秒時的凝望？

然而這一瞥的光明，

已長久遺留在人的心懷裏。

一二八

澎湃的海濤，

沈黑的山影——

夜已深了，

不出去罷。

看呵！

一星燈火裏，

軍人的父親，

獨立在旗臺上。

倘若世間沒有風和雨，

這枝上繁花，

又歸何處？

只惹得人心生煩厭。

1110

希望那無希望的事實，

解答那難解答的問題，

便是青年的自殺！

1111

大海呵，

那一顆星沒有光？

那一朵蕊沒有香？

那一次我的思潮裏

沒有你波濤的清響？

——

我的心呵！

你昨天告訴我，

世界是歡樂的：

今天又告訴我，

世界是失望的；

明天的言語，

又是什麼？

教我如何相信你！

——

我的朋友！

未免太憂愁了麼？

「死」的泉水，

是筆尖下最後的一滴。

一三四

怎能忘卻？

夏之夜，

明月下，

幽欄獨倚。

粉紅的蓮花，

深綠的荷蓋，

縞白的衣裳！

一三五

我的朋友！

你會登過高山麼？

你會臨過大海麼！

在那裏，

是否有寂寥？

只有「自然」無語？

你的心中

是歡愉還是淒楚！

一三六

風雨後——

花兒的芬芳過去了，

花兒的顏色過去了，
果兒沈默的在枝上懸着。
花的價值，

要因着果兒而定了！

一三七

聰明人，

拋棄你手裏幻想的花罷！

她只是虛無縹緲的，

反分卻你眼底春光。

一三八

夏之夜，

涼風起了！

襟上蘭花氣息，
繞到夢魂深處。

一三九

雖然爲著影兒相印：

我的朋友！

你寧可對模糊的鏡子，

不要照澄澈的深潭，

她是屬於自然的！

一四〇

小小的命運，

每日的轉移青年；

命運是覺得有趣了，

然而青年多麼可憐呵！

一四一

思想，

只容心中遊漾。

剛拿起筆來，

神趣便飛去了。

一四二

一夜——

聽窗外風聲。

可知道寄身山巖？

燭影搖搖，

影兒怎的這般寒冷？

似這般山河如畫，

只是無眠——

一四三

心潮向後湧著，

時間向行走著，

青年的煩悶，

便在這交流的旋渦裏。

一四四

塔邊，

花底，

微風吹著髮兒，

是冷也何曾冷！

這古院——

這黃昏——

這絲絲詩意——

繞住了斜陽和我。

一四五

心絃呵！

彈起來罷——

讓記憶的女神，

和著你調兒跳舞。

一四六

文字，

開了嬌情的水閘；

聽同情的泉水，
深深地交流。

一四七

將來，

明媚的湖光裏，

可有個矗立的碑？

怎敢這般沈默著——想。

一四八

只這一枝筆兒；

拿得起，

放得下

便是無限的自然。

一四九

無月的中秋夜，

是怎樣的耐人尋味呢！

隔著層雲，

隱著清光。

一五〇

獨坐——

山下溼雲起了，

更隔院斷續的清磬。

這樣黃昏，

這般微雨，

只做就些兒惆悵！

一五一

智慧的女兒！

向前迎住罷，

「煩悶」來了，

要敗壞你永久的工程。

一五二

我的朋友！

不要任憑文字困苦你；

文字是人做的，

人不是文字做的！

一五三

是憐愛，

是溫柔，

是憂愁——

這仰天的慈懷，

融化了我凍結的心泉。

一五四

總怕聽天外的翅聲——

小小的鳥呵！

羽翼長成，

你要飛向何處？

一五五

白的花勝似綠的葉，

濃的酒不如淡的茶。

一五六

清曉的江頭，

白霧濛濛，

是江南天氣，

雨兒來了——

我只知道有蔚藍的海，

卻原來還有碧綠的江，

這是我父母之鄉！

一五七

因著世人的臨照，

只可以拂拭鏡上的塵埃，

卻不能增加月兒的光亮。

一五八

我的朋友！

雪花飛了，

我要寫你心裏的詩。

一五九

母親呵！

天上的風雨來了，

鳥兒躲在他的巢裏；

心中的風雨來了，

我只躲到你的懷裏。

一六〇

聰明人！

文字是空洞的，

言語是虛偽的；

你要引導你的朋友，

只在你

自然流露的行爲上！

一六一

大海的水，

是不能溫熱的；

孤傲的心，

是不能軟化的。

一六一

青松枝，

紅燈彩，

和那柔曼的歌聲——

小弟弟！

感謝你付與我，

寂靜裏的光明。

一六二

片片的雲影，

也似零碎的思想麼？

然而難將記憶的本兒，

將他寫起。

一六四

我的朋友！

別了，

我把最後一葉，

留與你們！

最後一葉

春水

—

春水！

又是一年了，

還這般的微微吹動。

可以再照一個影兒麼？

春水溫靜的答謝我說：

「我的朋友！

我從來未曾留下一個影子，

不但對你是如此。」

四時緩緩的過去——

百花互相耳語說：

「我們都只是弱者！

甜香的夢

輪流着做罷，

憔悴的杯

也輪流着飲罷，

上帝原是這樣安排的呵！」

三

青年人！

你不能像風般飛揚，

便應當像山般靜止。

浮雲似的

無力的生涯，

只做了詩人的資料呵！

四

蘆荻，

只伴着這黃波浪麼？

趁風兒吹到江南去罷！

五

一道小河

平平蕩蕩的流將下去，

只經過平沙萬里——

自由的，

沈寂的，

他沒有快樂的聲音。

一道小河

曲曲折折的流將下去，

只經過高山深谷——

險阻的，

挫折的，

他也沒有快樂的聲音。

我的朋友！

感謝你解答了

我久悶的問題，

平蕩而曲折的水流裏，

青年的快樂

在其中蕩漾着了！

六

詩人！

不要委屈了自然罷，

「美」的圖畫，

要淡淡的描呵！

七

一步一步的扶走——

半隱的青紫的山峯

怎的這般高遠呢？

八

月呵！

什麼做成了你的尊嚴呢？

深遠的天空裏，

只有你獨往獨來了。

九

倘若我能以達到，

上帝呵！

何處是你心的點頭，

可能容我知道？

遠了！

遠了！

真是太微小了呵！

10

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

白日的心情呵！

不要侵到這境界裏來罷。

11

南風吹了

將春的微笑

從水國裏帶來了！

12

絃聲近了，

瞽目者來了；

絃聲遠了，

無知的人的命運

也跟了去麼？

一三

白蓮花！

清潔拘束了你了——

但也何妨讓同在水裏的紅蓮

來參禮呢？

一四

自然喚着說：

「將你的筆尖兒

浸在我的海裏罷！

人類的心懷太枯燥了。」

一五

沈默裏，

充滿了勝利者的凱歌！

一六

心呵！

什麼時候值得煩亂呢？

爲着宇宙，

爲着衆生。

一七

紅牆衰草上的夕陽呵！

快些落下去罷，

你使許多的青年人類老了！

一八

冰雪裏的梅花呵！

你占了春光了。

看遍地的小花

隨着你零星開放。

一九

詩人！

筆下珍重罷！

衆生的煩悶

要你來安慰呢。

110

山頭獨立，
宇宙只一人占有了麼？

111

只能提着壺兒

看她憔悴——

同情的水

從何灌溉呢！

她原是欄內的花呵！

112

先驅者！

你要爲衆生開闢前途呵，
束緊了你的心帶罷！

一三三

平凡的池水——

臨照了夕陽，
便成金海！

一三四

小島呵！

何處顯出你的挺拔呢？
無數的山峯
沈淪在海底了。

二五

吹就雪花朵朵——

朔風也是溫柔的呵：

二六

我只是一个弱者！

光明的十字架

容我背上罷，

我要拋棄了性天裏

暗淡的星辰！

二七

大風起了！

秋蟲的鳴聲都息了！

二二八

影兒欺哄了衆生了

天以外——

月兒何曾圓缺？

二二九

一般的碧綠，

只多些溫柔。

西湖呵，

你是海的小妹妹麼？

三〇〇

天高了，

星辰落了。

曉風又與睡人爲難了！

三二

詩人！

自然命令着你呢，

靜下心潮

聽他呼喚！

三三

漁舟歸來了，

看江上點點的紅燈呵！

三三三

牆角的花！

你孤芳自賞時，

天地便小了。

三三四

青年人！

從白茫茫的地上

找出同情來罷。

三三五

嫩綠的葉兒

也似詩情麼？

顏色一番一番的濃了。

二二六

老年人的「過去」，

青年人的「將來」，

在沈思裏

都是一樣呵！

二二七

太空！

揭開你的星網，

容我瞻仰你光明的臉龐。

秋深了！

樹葉兒穿上紅衣了！

三九

水向東流。

月向西落——

詩人，

你的心情

能將她們牽住了麼？

四〇

黃昏——深夜

槐花下的狂風，

藤蘿上的密雨，

可能容我暫止你？

病的弟弟

剛剛睡濃了呵！

四一

小松樹，

容我伴你罷，

山上白雲深了！

四二

晚霞邊的孤帆，

在不自覺裏

完成了「自然」的圖畫。

四三

春何會說話呢？

但她那偉大潛隱的力量，

已這般的

溫柔了世界了！

四四

旗兒舉正了，

聰明的先驅者呵！

四五

山有時傾了，

海有時湧了。

一個庸人的心志

卻終古豎立！

四六

不解放的行爲，

造就了自由的思想！

四七

人在廊上，

書在膝上，

拂面的微風裏

知道春來了。

四八

螢兒自由的飛走了，
無力的殘荷呵！

四九

自然的微笑裏，
融化了
人類的怨嗔。

五〇

何用寫呢？
詩人自己
便是詩了！

五一

雞聲

鼓舞了別人了！

他自己可曾得到慰安麼？

五二

微倦的沈思裏——

鴿兒的絃風

將詩情吹破了！

五三

春從微綠的小草裏

對青年說：

「我的光照臨着你了，

從枯冷的環境中

創造你有生命的人格罷！

五四

白晝從那裏長了呢？

遠遠牆邊的樹影

都困慵得不移動了。

五五

野地裏的百合花，

只有自然

是你的朋友罷。

五六

狂風裏——

遠樹都模糊了，
造物者塗抹了他黃昏的圖畫了。

五七

小蜘蛛！

停止你的工作罷，

只網住些兒塵土呵！

五八

冰似山般靜寂，

山似水般流動，

詩人可以如此的支配他麼？

五九

乘客呼喚著說：

「舵工！

小心霧裏的暗礁罷。」

舵工寧靜的微笑說：

「我知道那當行的水路，

這就夠了！」

六〇

流星——

只在人類的天空裏是光明的；

他從黑暗中飛來，

又向黑暗中飛去，

生命也是這般的不分明麼？

六一

弟弟！

且喜又相見了

我回憶中的你，

那能像這般清晰？

六二

我要挽那「過去」的年光，

但時間的經緯裏

已織上了「現在」的絲了！

六三

柳花飛時，

燕子來了：

蘆花飛時，

燕子又去了：

但她們是一樣的潔白呵！

六四

嬰兒，

在他顫動的啼聲中

有無限神祕的言語，

從最初的靈魂裏帶來

要告訴世界。

六五

只是一顆孤星罷了！

在無邊的黑暗裏
已寫盡了宇宙的寂寞。

六六

清絕——

是靜寂還是清明？

只有凝立的城牆，

被雪的楊柳，

冷又何妨？

白茫茫裏走入畫圖中罷！

六七

信仰將青年人

扶上「服從」的高塔以後，

便把「思想」的梯兒撤去了。

六八

當我自己在黑暗幽遠的道路上

當心的慢慢走着，

我只傾聽着自己的足音。

六九

沈寂的淵底，

卻照着

永遠紅豔的春花。

七〇

玫瑰花的濃紅

在我眼前照耀，

伸手摘將下來，

她卻萎謝在我的襟上。

我的心低低的安慰我說：

「你隔絕了她和自然的連結

這濃紅便歸塵土；

青年人！

留意你枯燥的靈魂。」

七一

當我浮雲般

自來自去的時候，

真覺得宇宙太寂寞了！

鬱倦的春風

只送些「不寧」來了！

城牆——

微綠的楊柳——

都隱沒在飛揚的塵土裏。

這也是人生斷片的煩悶呵！

七三

我的朋友！

倘若春花自由的開放時，

無意中愁苦了你，

你當原諒他是受自然的指揮的。

七

在模糊的世界中——

我忘記了最初的一句話，
也不知道最後的一句話。

七五

昨日遊湖，
今夜聽雨，

這雨點已落到我心中的湖上，
滴出無數的疊紋了！

七六

寂寞增加鬱悶，

忙碌剷除煩惱——

我的朋友！

快樂在不停的工作裏！

七七

只坐在階邊說笑——

山上的樓臺

斜陽照着，

何會不想一登臨呢？

清福不要一日享盡了呵！

七八

可曾有過？

釣磯獨坐——

滿湖柔波

看人春泛。

七九

我願意在離開世界以前

能低低告訴他說：

「世界呵，

我澈底的了解你了！」

八〇

當我看見綠葉又來的時候，

我的心欣喜又感傷了。

勇敢的綠葉呵！

記否去秋黯淡的離別呢？

八一

我獨自

經過了青青的松柏，

上了層層的石階。

祈年殿

莊嚴地立在黃塵裏，

我——

我只能深深的低首了！

八二

我的朋友，

不要讓春風欺哄了你，

它色原不如花香啊！

八三

微雨的山門下，

石階溼着——

只有獨立的我

和縷縷的遊雲，

這也是「同參密藏」麼？

八四

燈下拔 劍兒出鞘，

細看——凝想

只有一腔豪氣，

竟忘卻

血珠鮮紅

淚珠晶白。

八五

我的朋友！

倘若你憶起這一湖春水，

要記住

他原不是溫柔，

只是這般冰冷。

八二

談笑着走下層階，

斜陽裏——

偶然後顧紅牆，

前瞻瓦，

變時間我了解什麼是「舊國」了，
我的心靈從此淒動了！

八七

青年人！

只是回顧麼？

這世界是不住的前進呵。

八八

春徘徊着來到

這莊嚴的壇上——

在無邊的凄冷裏，

只能把一絲春意，

交付與階隙裏

微小的草兒了。

八九

桃花無主的開了，

小草無主的青了，

世人真癡呵！

爲何求自然的愛來慰安呢！

九〇

聰明人！

在這漠漠的世界上，

只能提着「自信」的燈兒

進行在黑暗裏。

九一

對着幽黯的花兒凝望，
爲着將來的果子
只得留他開在枝頭了！

九二

星兒！

世人凝注着你了，
導引他們的眼光

超出太空以外罷！

九三

一陣風來——

湖水向後流了，

石磯向前走了，

迷茫裏……

我——我胸中的海嶽呵！

九四

什麼是播種者的喜悅呢！

倚鋤望——

到處有青青之痕了！

九五

月兒——

在天下的水鏡裏，

這邊光明，

那邊黯淡。

但在天上卻只有一個。

九六

「什麼時候來賞雪呢？」

「來日罷，」

「來日」過去了。

「什麼時候來遊湖呢？」

「來年罷，」

「來年」過去了。

「什麼時候來工作呢？」

「來生麼？」

我微笑而又驚悚了！

九七

寥廓的黃昏，

何處着一個徬徨的我？

母親呵！

我只要歸依你，

心外的湖山，

容我拋棄罷！

九八

我不會彈琴，

我只靜默的聽着：

我不會繪畫，

我只沈沈的看着；
我不會表現萬全的愛，
我只虔誠的禱告着。

九九

「幽蘭！

未免太寂寞了，

不願意要友麼？」

「我正尋求着呢！

但沒有別的花兒

肯開在空谷裏。」

100

當青年人肩上的重擔

忽然卸去時，

他勇敢的心

便要因着寂寞而悲哀了！

101

我的朋友！

最後的悲哀，

還須禁受。

在地球粉碎的那一日，

幸福的女神，

要對絕望衆生

作末一次悽感的微笑。

101

我的問題——

我的心

在光明中沈默不答。

我的夢

卻在黑暗裏替我解明了！

一〇三

知慧的女兒！

在不住的抵抗裏，

你永遠不能了解

什麼是人類的同情。

一〇四

魚兒上來了，

水面上一個小蟲兒飄浮着——
在這小小的生死關頭，
我微弱的心

忽然顫動了！

一〇五

造物者——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容有一次極樂的應許。

我要至誠地求着：

「我在母親的懷裏，

母親在小舟裏，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裏。」

一〇六

詩人從他的心中

滴出快樂和憂愁的血。

在不知不覺裏

已成了世界上同情的花。

一〇七

只是紙上縱橫的字——

縱橫的字，

那有詞句呢？

只重疊的墨跡裏

已留下當初凝想之痕了！

母親呵！

乳娘不應詎弄脆弱的我，

誰最初的開了

我心宮裏悲哀之門呢？

——你拭乾我現在的

微笑中的淚珠罷——

樓外丐婦求乞的悲聲，

將我的心從睡夢中

重重的敲碎了！

她將我的母親帶去了，

母親不在搖籃邊了。

這是我第一次感出

世界的虛空呵！

一〇九

夜正長呢！

能下些雨兒也好。

窗外果然滴瀝了——

數着雨聲罷！

只依舊是煩鬱麼？

一一〇

聰明人！

纖纖的月，

完滿在後頭呢！

姑且容淡淡的雲影

遮蔽着她罷。

一一一

小麻雀！

休飛進田隴裏。

田隴裏，

遍地彈機

正靜靜的等着你。

一一一

浪花愈大，

巖立的磐石

在沈默的持守裏，
快樂也愈大了。

一一三

星星——

只能白了青年人的髮，
不能灰了青年人的心。

一一四

我的朋友

不要隨從我。

我的心靈之燈

只照自己的前途呵！

一一五

兩行的紅燭燃起了——

堂下花陰裏，

隱着淺紅的袷衣。

舊年的歡樂

容她回憶罷！

一一六

山上的樓窗不見了，

燈花盞也！

天風裏

危岩獨倚，

便小草也是伴侶了！

一一七

夢未終——

窗外日遲遲，

掌前又遇見伊！

牽牛花！

昨夜靈魂裏攀摘的悲哀，

可曾身受麼？

一一八

紫藤蘿落在池上了，

花架下

長晝無人，

只有微風吹着葉兒響。

一一九

詩人的心靈，

只合顫動麼？

平凡的急管繁絃，

已催他低首了！

一二〇

「祖父千秋，

同祝一杯酒！」

明燈下，

笑聲裏，

面頰都暈紅了！

姊妹們！

何必當初？

到如今酒闌人散——

苦雨孤燈的晚上，

只添我些淒清的回憶呵！

一一一

世人呵！

暫時的花兒

原不配供在永久的瓶裏，

這稚弱的生機，

請你憐憫罷！

一一一

自然的話語

太深微了，

聰明人的心

卻是如此的簡單呵！

一一三

幾天的微雨，

將春的消息隔絕了。

無聊裏——

幾朵枯花，

只拈來癡想。

原是去年 言語呵，

也可作今日的慰安麼？

一一四

黃昏了——

湖波欲睡了——

走不盡的長廊呵

一一五

修養的花兒

在寂靜中開過去了，

成功的果子

便要在光明裏結實。

一一六

虹兒！

你後悔麼？

雨後的天空

偶然出現，

世間兒女

已畫你的影兒在羅帶上了。

一一七

清曉——

靜悄悄地走入園裏，

萬有都在睡夢中呵！

除卻零零的露珠

誰是伴侶呢？

一一八

海洋將心情深深的分斷了

十字架下的嬰兒呵！

隔着清波

只能有泛泛的微笑麼？

二二九

朝陽下的鳥聲清囀着，

窗帘吹捲了，

又聽得葉兒細響——

無奈詩人的 靈呵！

不許他拿起筆兒

卻依舊這般凝想。

這時又是誰在海舟上呢？

水面黃昏，

憑欄的凝眺，

山中的我

只合空想了。

一一三一

青年人！

覺悟後的悲哀

只深深的將自己葬了。

原也是微小的人類呵！

一一三二

花又在瓶裏了，

誓又在手裏了，

但——！

是今年的秋雨之夜！

一三四

只兩朵昨夜襟上的玉蘭，

便將曉風和朝陽

都深深地記在心裏了。

一三四

命運如同海風——

吹着青春的舟：

飄搖的，

曲折的，

渡過了時光的海。

一三五

夢裏採擷的天花，

醒來不見了——

我的朋友！

人生原有些願望！

只能永久的寄在幻想裏！

一三六

洞谷裏的小花

無力的開了，

又無力的謝了，

便是未曾領略過春光呵，

卻也應曉得！

一三七

沈默著罷！

在這無窮的世界上，

弱小的我

原只當微笑

不應放言。

一三八

憧憧的人影，

沈沈的燭光——

都將永別的悲哀，

和人生之謎語，

刻在我最初的回憶裏了。

一三九

這奔湧的心潮

只索倩楞嚴來壅塞了。

無力的人呵！

究竟會悟到「空不空」麼？

一四〇

遨遊於夢中罷！

在那裏

只有自由的言笑，

率真的心情。

一四一

雨後——

隨着蛙聲，

荷盤上的水珠，

將衣裳濺溼了。

一四二

玫瑰開花了。

爲着無聊的風，

小小的水邊

竟不想再去了。

詩人的生涯

只終於寂寞麼？

揭開自然的簾兒罷！

藝術的嬰兒，

正臥在真理的娘懷裏。

一四四

詩人也只是空寫罷了！

一點心靈——

何曾安慰到

雨聲裏痛苦的征人？

一四五

我的心開始顫動了——

當我默默的

敞着樓窗，

對着大海，

自然無聲的謝我說：

「我承認我們是被愛的了。」

一四六

經驗的花

結了智慧的果，

智慧的果

卻包着煩惱的核！

一四七

綠陰下

沈思的坐着——

遊絲般的詩情呵！

迷濛的春光

剛將你抽出來，

葉底園丁的剪刀聲

又將你剪斷了。

一四八

謝謝你！

我的朋友！

這朵素心蘭

請你自己戴着罷。

我又何忍辭謝她？

但無論是玫瑰

是香蘭，
我都未曾放在髮兒上。

一四九

上帝呵！

卽或是天陰陰地，

人寂寂地，

只要有一個靈魂

守着你嚴靜的清夜，

寂寞的悲哀，

便從宇宙中消滅了。

一五〇

岩下

緩緩的河流，

深深的樹影——

指點着

細語着，

許多詩意

籠蓋在月明中。

一五二

浪花後

是誰蕩槳？

這樂聲

侵入我深思的圈兒裏了！

一五二

先驅者！

絕頂的危峯上

可曾放眼？

便是此身解脫，

也應念着山下

勞苦的衆生！

一五三

笠兒戴着，

牛兒騎着，

眉宇裏深思着——

小牧童！

一般的沐着大地上的春光呵，

完滿的無聲的讚揚，

詩人如何比得你！

一五四

柳條兒削成小槳，

蓮瓣兒做了扁舟——

容宇宙中小小的靈魂，

輕柔地泛在春海裏。

一五五

病後的樹陰

也比從前濃鬱了，

開花的枝頭，

卻有小小的果兒結着。

我們只是改個龐兒相見呵！

一五六

睡起——

廊上黃昏，

薄袖臨風；

庭院水般清，

心地鏡般明；

是畫意還是詩情？

一五七

姊姊！

清福便獨享了罷，

何須寄我些春泛的新詩？

心靈早已是煩忙

又添了未曾相識的湖山，
顛來入夢。

一五八

先驅者！

前途認定了

切莫回頭！

一回頭——

靈魂裏潛藏的怯弱，

要你停留。

一五九

憑欄久

涼風漸生

何處是我家？

真要乘風歸去！

看——

清冷的月

已化作一片光雲

輕輕地飛在海濤上。

一六〇

自然無聲的

看着勞苦的詩人微笑：

「想着罷！

寫着罷！

無限的莊嚴，

你可曾約略知道？」

詩人投筆了！

微小的悲哀

永久遺留在心坎裏了！

一六一

隔窗舉起杯兒來——

落花！

和你作別！

原是清涼的水呵，

只常是甜香的酒罷。

一六二

崖壁陰陰處，

海波深深處，

垂着絲兒獨釣。

魚兒！

不來也好，

我已從蔚藍的水中

釣着詩趣了。

一六三

暮色蒼蒼——

遠村在前，

山門在後。

黃土的小道曲折着，

蹣跚的我無心的走着。

宇宙昏昏——

表現在前，

消滅在後。

生命的小道曲折着，

踉蹌的我不自主的走着。

一般的遙遠的前途呵！

擡頭見新月，

深深地起了

不可言說的感觸！

一六四

將離別——

舟影太分明。

四望江山青；

微微的雲呵！

怎只壓着黯黯的情緒，

不籠住如夢的歌聲？

一六五

我的朋友

坐下莫徘徊，

影子到水中，

累他遊魚驚起。

一六六

遙指峯尖上，

孤松峙立，

怎得倚着樹根看落日？

已近黃昏，

算着路途罷！

衣薄風寒，

不如休去。

一六七

綠水邊——

幾雙遊鴨，

幾個浣衣的女兒，

在詩人驢前

展開了一幅自然的圖畫。

一六八

朦朧的月下——

長廊靜院裏。

不是清磬破了岑寂，

便落花的聲音，

也聽得見了。

一六九

未生的嬰兒，

從生命的球外

攀着「生」的窗戶看時，

已隱隱地望見了

對面「死」的洞穴。

一七〇

爲着斷送百萬生靈

不絕的砲聲，

嚴靜的夜裏，

淒然的將屍在手裏的燈蛾

放到窗外去了。

一七一

馬蹄過處，

蹴起如雲的塵土；

據鞍顧盼，

平野青青——

只留下無窮的悵惘罷了，

英雄夢那許詩人做？

一七一

開函時

正席地坐在花下，

一陣涼風

將看完的幾張吹走了。

我只默默的望着，

聽他吹到牆隅，

慰悅的心情

也和這紙兒一樣的飛揚了！

一七一

明月下

綠葉如雲。

白衣如雪——

怎樣的感人呵！

又況是別離之夜？

一七四

青年人，

珍重的描寫罷，

時間正翻着書頁，

請你着筆！

一七五

我懷疑的撒下種子去，

便閉了窗戶默想着。

我又懷疑的開了窗，

豈止萌芽！

攢青青之痕

還滋蔓到他人的園地裏。

上帝呵！

感謝你自然的風雨！

一七六

戰場上的小花呵！

讚美你最深的愛！

冒險的開在槍林彈雨中，

慰藉了新骨。

我的心忽然悲哀了！

昨夜夢見

獨自穿着冰綃之衣，

從洶湧的波濤中

渡過黑海。

一七八

微陰的階上，

只坐着自己——

綠葉呵！

玫瑰落盡，

詩人和你

一同感出寂寥了。

一七九

明月！

完成了你的淒清了！

銀光的田野裏，

是誰隔着小溪

吹起悠揚之笛。

一八〇

嬰兒！

誰像他天真的頌讚？

當他呢喃的

對着天末的晚霞

無力的筆兒

真當拋棄了。

一八一

襟上摘下花兒來，

匆匆裏

就算是別離的贈品罷！

馬已到門前了，

要不是窗內聽得她笑言，

錯過也

又幾時重見？

一八二

別了！

春水，

感謝你一春潺湲的細流，

帶去我許多意緒。

向你揮手了，

緩緩地流到人間去罷。

我要坐在泉源邊，

靜聽回響。

三，五——六，一四，一九三二。

冰心著作集後記

有一天我同冰心談起她的著作，說及她的書應該在內地重印。她說：「這事情就托給你去辦吧。」我答道：「好，讓我給你重編一下，」就這樣接受下來她的委托。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編好的三冊書交給開明書店刊行。

這重編的工作其實是十分簡單的。原先已有了北新書局出版的冰心全集。現在我改用了冰心著作集這個總名；對三冊分集，除了詩集沒有增添外，小說集後面增加了冬兒姑娘，西風等數篇，散文集後面加入遊記和新年試筆兩篇。抗戰後新的默感試筆，及譯作先知一冊，因原稿散失，一時無法找到，只好從闕，俟找到後再行補入。

十幾年前我是冰心的作品的愛讀者（我從成都搭船去渝，經過瀘縣，我還上岸去買了一冊繁星），我的哥哥比我更愛她的著作，（他還抄過她的一篇小說離家的一年）。過去我們都是孤寂的孩子。從她的作品那里我們得到了不少的溫暖和安慰。我們知道：愛星，愛海，而且我們從那

些親切而美麗的語 裏重溫了我們永久失去了的母愛。（我記得超人裏的那個小孩，他愛他的母親，也叫我們愛我們的母親。世界上真的有不愛母親的人麼？）現在我不能說是不是那些著作也會給我加添過一點生活的勇氣，可是甚至在今夜對着一盞油燈，聽着窗外的淅瀝的雨聲，我還能想起我們弟兄從書上擡起頭相對微笑的情景。我抑止不住我的感激的心情。固然我們都是三十幾歲的人了，可是世間還有着不少的孤寂的孩子。對那些不幸的兄弟，我想把這冰心著作集當作一份新年禮物送給他們，希望曾經溫慰過我們的孩子的 的這冊書，也能够給 們在寒冷的夜間和寂寞的夢裏送些許的溫暖吧。

巴金 一九四二年一月記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重寫

詩 的 藝 術

這是一本研究新詩的書，裏面包含五篇文字：「論新詩的內容與形式」，「詩的藝術」，「沈思的詩」，「詩人的聲音」，「樹的比喻」。中間三篇根據當代三位詩人（卞之琳、馮至、方敬）的作品，加以解釋。就在這些解釋中，作者發揮了他自己對新詩的見解。他特別講求形式跟技巧，却不是離開內容去講求形式跟技巧。他說：「講求形式，並不是忽略內容，而是要提高內容，藝術在一方面講，本來就是技巧的意思。」關於新詩寫作的途徑，大家正在摸索，無疑的，這本書將為留心詩藝的人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

李 廣 田 著

北 望 集

馬君玚著

這詩集大部分是抗戰的紀錄。作者寫着淪陷後的北平；出現在他詩裏的有游擊隊，敵兵，苦難的民衆，醉生夢死的漢奸。他寫着我們的大後方；出現在他詩裏的有英勇的戰士，英勇的工人，英勇的民衆。作者網羅全中國和全中國的人到他的詩裏去。可是他並不大聲疾呼，還是保持着他自個兒的風格，情思透入現實的深處，却用平淡的語言表達出來。教讀者吟誦之後，不只激動感情，並將沉入深思。

烙 印

臧克家著

本書收新詩二十六篇，文筆清新雋永，或寫現實社會的黑暗面，或寫人生永久性的真理，全書充滿了作者對苦難人民的同情和對真理的嚮往。作者討厭神秘的詩，也討厭剝去外表露出骷髏的詩，他想給新詩一個有力的生命。聞一多先生為本書作序，敘述作者的生活態度和寫詩態度，可供愛好詩歌者參考。

開明文叢刊新出三種

陶淵明批評

蕭望卿著

陶淵明是影響最大的中國詩人之一，對於他的詩，各家議論紛紜，歷代的意見也極爲歧異，本書特立專章，扼要的指出這種演變。本書對於陶詩，用這時代的語言，重新加以分析和估價，與前人絕不相同。前人論陶詩，以爲「質直」「平淡」，就不從這方面鑽研進去。但「質直」「平淡」也有個所以然，不該含糊了事。本書詳人所略，便是從這方面努力。本書說陶淵明「用比較接近說話的語言」，又說：「到他手裏，才是更廣泛的將日常生活詩化。」是很得要領的。陶淵明的創獲在五言詩，至於他的四言詩，其實並不出色，歷來評論者推崇他的五言詩，因而也推舉他的四言詩，其實是一種偏見，本書却大胆的打破了這種偏見，取的是全新的態度。

詩言志辨

朱自清著

本書收論文四篇：一、詩言志，二、比興，三、詩教，四、詩正變。這是中國詩論的傳統，也是詩的批評的傳統的標準。這四個意念以「言志」爲中心。據作者精密的分析研究，「詩言志」相當於後來的「文以載道」，「言志」與「載道」是二而一的。有人將這兩個意念對立，代表中國文學史的兩種主潮，那所謂「言志」，其實跟傳統的意義不合。讀了本書，就可以知道中國文學史、文學批評史、詩史的最大主潮還是爲政教而文學，換句話說，也就是爲人生而文學。

唐代文獻叢考

萬斯年譯

本書輯譯日本漢學家內藤虎次郎等的論文五篇：「敦煌戶籍殘簡考」，「三井寺藏唐過所考」，「唐鈔本韻書及印本切韻之斷片」，「中央亞細亞出土醫書四種」，「唐代粟特城塞之發掘及其出土文書」。

開明書店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0478B

總
復



(估) 4000-